

知天下

独家引进★最新版权

现实版《沉默的羔羊》

Master Detective

还原犯罪现场

最牛“分析机器”埃利斯·帕克的刑侦智慧

〔美〕约翰·雷辛格 著 ○ 朱桂林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MASTER
DETECTIVE
JOHN REISINGER

还原犯罪现场

最牛“分析机器”埃利斯·帕克的刑侦智慧

〔美〕约翰·雷辛格 著

朱桂林 译

LIFE AND CRIMES OF
ELLIS PARKER,
AMERICA'S REAL-LIFE
SHERLOCK HOLMES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还原犯罪现场 / [美] 约翰·雷辛格著; 朱桂林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229-00870-3

I. 还… II. ①约…②朱… III. 犯罪学 IV.D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1233 号

MASTER DETECTIVE: THE LIFE AND CRIMES OF
ELLIS PARKER, AMERICA'S REAL-LIFE
SHERLOCK HOLMES
BY JOHN REISINGER

Copyright: © 2006 BY JOHN REISIN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还原犯罪现场

Huanyuanfanzuixianchang

[美] 约翰·雷辛格 著 朱桂林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刘太亨 刘 嘉

责任编辑: 陈 慧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日日新文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白合印刷厂印刷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桃路10号 邮编: 400039)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90 千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0870-3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语

有关埃利斯·帕克其人的故事传说、他令人惊诧的职业生涯、他与林德伯格绑架案的牵扯，以及他最终的命运都逐渐被时间和林德伯格绑架案本身的光芒尘封起来了。人们在提到埃利斯·帕克的时候，总是拿他当陪衬。但有关这个非凡男人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谜，而且这个谜从未得到让人满意的解释。

要重新讲述埃利斯·帕克的一生，我总是尽最大可能忠实于原始资料。因为埃利斯·帕克的个人文件已经遭到损坏，我不得不使用大量二手资料，但这些二手资料都得到了相关人士的补充。埃利斯·帕克在林德伯格绑架案中的角色依然备受争议。一些研究过这个案子的人把帕克看成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机会主义者；另外一些人则把他视为一个无私的人，为了防止审判不公，他勇敢地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而找到了真正的绑架者。在研究这个传奇故事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准确。埃利斯·帕克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巨人。即便他的自我意识很强烈，但是他的成就更伟大。我希望这本书可以拨开那些故事的面纱，刻画出一个真正的帕克，并把他在最后一个案子中的悲剧放到其长久而卓越的职业生涯中去看。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记得埃利斯·帕克是怎样死的，然而我们真正应该记得的是他怎样生活的。

在饶有兴趣地讲述这个传奇故事的过程中，根据相关人物的有据可查的行为、态度和观点，我设计了一些对话和谈话。关于埃利斯·帕克的事情，虽然我们很难知道哪些是事实，哪些是神话，但是我会尽量忠实于这个传奇故事中涉及到的人和事。

约翰·雷辛格

目 录

致 谢

作者语 /1

第一章 邻县的犯罪行为 I

在房子外面，他们在窗下发现了足迹，而且松软的地面上还发现了两个矩形的压痕。离房子稍远一点的地方，他们在地上发现了一个0.75英寸的凿子；更远一点的地方，他们还找到了一架自制的梯子……

第二章 小提琴手成了大侦探 12

一天，阿特金森一个朋友的妻子来看望他。按照推测她本来应该已经离开并消失在夜色中，但是监狱守卫却惊讶地发现她依然待在阿特金森的牢房里，而且牢房里只有她一个人……

第三章 血腥的谋杀案与燃烧的仓库 20

帕克仔细察看了尸体，点燃了烟斗，最后宣称这个杀手认识受害者，因为伤口大部分都在受害者身体的右侧……

第四章 走私贩、尸体腌渍案和175个嫌疑犯 32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当被问到几个月前的某一天做了什么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不能很清楚地说出来。据此，他认为能够清楚说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的那个人就是嫌疑犯……

第五章 两个婚礼与一个丑闻 47

帕克仔细察看了布鲁恩的口袋，他发现了一封布鲁恩写给他姐姐的信，信中说他担心自己的妻子想要干掉自己。帕克从与邻居的谈话中得知根本就没有听到狗叫。帕克知道，这意味着凶手和布鲁恩很熟……

第六章 大萧条时期的犯罪行为 61

找不到明显的指纹，但是帕克发现墙里和门框上各有一枚子弹；在房子两边的窗户上也都有弹孔。帕克测量了一下从地板到弹孔的高度，发现这些高度有很大的不同。最后他仔细检查了地毯，并发现三片鲜绿的四叶草叶子……

第七章 世纪大案——一辈子难得一见的案子 75

除了一些非正规的调查之外，帕克还接到了很多电话，这些电话提供了很多信息。其中一些电话很明显是恶作剧或者痴人梦话，但还是有一些信息看起来很有用，特别是那个明显是用假声打来电话的男人提供的信息……

第八章 半官方的调查 85

现在埃利斯·帕克必须要想办法让大家都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别人都是错的。他不仅要打败绑匪，而且要打败州警察局、州检察官，以及公众的观点……

第九章 布拉德韦·布朗和国际逃亡者 90

几天后，经过深入的调查，所有的疑惑都得到了澄清。爱德华曾与七个妇女结婚，也向大多数女人讲述了那个纽约存钱的故事……

第十章 全美国最憎恨的人 103

警方终于找到了他们一直都在寻找的突破口。布朗克斯考恩汇兑银行的出纳主任注意到了两张黄金证券，每张的面额都是10美元。出纳将上边的序列号与赎金序列号进行了对照，发现完全相符，于是……

第十一章 补充意见和补充猜测 112

这很有趣，也很重要。8年前锯断和刨制的木头上怎么会有新的或者磨快的锯子或刨子的印痕呢？……

第十二章 林德伯格绑架案之风云再起 125

大约中午的时候，保罗·温德尔在32大街的地铁站出现了，并向他所住的酒店走去。小埃利斯给了等待着的汽车一个信号……

第十三章 认罪 135

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他答应重新起草一份认罪书，以减轻他妻子的罪责。但条件是在写认罪书的同时可以写一份否决书……

第十四章 暴风雨 145

这场持久的战争已经让埃利斯·帕克筋疲力竭了。现在他不再反抗罪行，而是在为自己的生存作斗争……

第十五章 对埃利斯·帕克的审判——起诉…………… 162

詹姆士·梅瑟·戴维斯知道他只有一张王牌可以出，那就是埃利斯·帕克自己的声誉和信誉度。戴维斯坚信埃利斯·帕克说话的分量重于保罗·温德尔，所以他在自己的辩护词中强调了帕克长久以来的声誉，以及他作为美国最伟大的侦探所拥有的地位……

第十六章 对埃利斯·帕克的审判——辩护与判决 … 170

陪审团会商了整整一个下午。无论结果如何，保罗·温德尔作为案件的核心，都无法到场聆听宣判。温德尔在一位联邦监狱长的陪同下刚吃完午饭，就有两个人过来招呼他，并强行把他拉进一部车里……

第十七章 最后一次鞠躬 …………… 180

人们站在那个明亮而寒冷的山坡上，努力控制自己的眼泪；他们在想帕克已经成为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了他，自己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每个人都有关于埃利斯·帕克的回忆……

后 记 …………… 191

作者按语 …………… 197

参考书目 …………… 202

索 引 …………… 205

第一章

邻县的犯罪行为

(1932)

凄风冷雨席卷着新泽西州霍普韦尔附近的乡村，寒风卷起的落叶掠过萧瑟的农田，农田里还可以看到庄稼收割之后残留的茬。在浓云密布的夜空下，光秃秃的大树孤零零地矗立在黑暗之中；而标志着财富界限的灰石墙则在黑夜的雨里闪烁着微光。

在一条微微有点弯曲和隆起的车道尽头，一幢巨大的白石屋孤独地耸立着，在夜幕中显现出灰白色。一楼的窗户里透出一片片温暖的光，而二楼的窗户则完全处于黑暗之中。在某个窗户上，一段松散的百叶窗随风发出轻微声响。

屋子里，保姆把孩子放到楼上的婴儿床上，并为他掖紧了被子。她把窗子打开了一条缝，为了不让风直接吹到婴儿床上，她在婴儿床前放置了屏风。宝宝很快就睡着了。

雨慢慢地小了，但是寒风依然起劲地刮着。这时，一个黑影轻轻地穿过黑暗的树林走向石屋，但人们并没有听到他轻柔的脚步声。

晚上9点钟的时候，楼下有人听到外面某个地方传来一声清脆的树枝折断似的声音，但是并没有在意。最后，大约10点钟，所有人都准备睡觉的时候，保姆上楼来察看宝宝的情况。

她并不想打扰孩子睡觉，所以她只是打开了隔壁浴室的灯。这个时候她觉得房间内比记忆中的要冷一些，所以她关上窗户，并打开了壁炉里的电暖气。她站在有微微光亮的房间里暖着手，突然意识到没有听到孩子的呼吸声。她想着可能是被子盖到宝宝的头上了，于是走到房间的另一边，拉开屏风，看向婴儿床。

几英里之外，位于西特伦顿威巴萨的新泽西州警察局内，警察鲍恩曼脱下了他的雨衣。他刚从外面进来，向执勤官唐恩中尉打了个招呼，谈论了一下天气情况以及他刚刚调查的交通事故。这时电话铃响了，唐恩拿起电话。

“这里是新泽西州警察局，我是唐恩中尉。嗯……嗯……”，唐恩皱着眉头，拿

起一支铅笔开始记录，“什么时候的事？……嗯。”

他挂上电话，坐在椅子上，脸上满是疑惑的表情。

鲍恩曼手里端着咖啡，问唐恩：“是谁打的电话？”

唐恩还在盯着电话，脸上依然很迷茫。

“有个自称是查尔斯·林德伯格的人。”

鲍恩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有名且略微有点遁世的查尔斯·林德伯格，还有他在附近的霍普韦尔郊区刚刚竣工的庄园。

“林德伯格？不是开玩笑的吧？那他说了什么？”

唐恩转向鲍恩曼，“他说自己的宝宝被人绑架了。”

霍普韦尔警察局长哈里·乌尔夫和警官查尔斯·威廉森是第一批到达林德伯格庄园的调查人员，他们到达的时间是晚上10：40。他们发现林德伯格和他的管家奥利弗·怀特利正在地面上搜寻。在暗淡的灯光下，林德伯格看起来很平静、有条不紊，而且镇定自若，就像他在报纸上的一贯形象。他领着乌尔夫和威廉森到了二楼孩子的房间；他们在房间内靠近窗户的皮箱上发现了一些碎泥块，而宽阔的窗台上放着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标志的信封。为了保留信封内的指纹，林德伯格家的人没有打开信封。

在房子外面，他们在窗下发现了足迹，而且在松软的地面上还发现了两个矩形的压痕。离房子稍远一点的地方，他们在地上发现了一个0.75英寸的凿子；更远一点的地方，他们还找到了一架自制的梯子。梯子可以折叠，由独立的三部分构成，而这三部分可以连接在一起，很显然这是为了方便携带；现在只用了其中的两部分，连接这两个部分的是木钉，而木钉孔又使得梯子的连接处不怎么结实。梯子的横档分开得异乎寻常，显然是为了让梯子更轻、更好搬运。梯子下半部的侧档已经破裂了，这可能就是林德伯格家人早先听到的那一声树枝折断似的清脆响声。

到晚上11点之前，新泽西州境内以及所有通往纽约市的道路上都设立了检查站。约瑟夫·沃尔夫是州警察局中最先到达现场的人，随后另外两名州警察也赶到了。一名警察在长长的私家车道尽头设立了一个检查站，目的是保护任何可能存在的轮胎痕迹；另一名警察则站着查看婴儿房窗户下的那片区域。到晚上11：15，十多名州警察赶到了现场，包括州警察局的创始人、高级警官H. 诺曼·斯科瓦茨科夫。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斯科瓦茨科夫也非常崇拜林德伯格。他向心目中的英雄介绍了自己，问他是否知道可能会是谁干的。林德伯格当然不知道。犯罪现场调查员弗兰克·凯利下士仔细检测了信封，但没有发现任何指纹。在信封内只有一张纸条，上面用蓝墨水写了一些字，很显然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个人的手在颤抖：

尊敬的先生！

准备好5万美元，”其中的2500美元要20元面额，1500美元要10元面额，1000美元要5元面额。两到四天后，我们会通知你交钱的地点。为了孩子的安全，我们警告你不要报警或者将此事告诉他人。以后所有信件的特征就是签名和3个孔。

最后一行显示了这封勒索信书写者让人好奇的签名方式：中央一个红色的实心圆，两旁套着两个蓝色的圆圈，还刺了3个小孔。斯科瓦茨科夫决定把这封信作为高级机密，以便更容易识别绑架者以后送来的信件。

在室外寒冷的夜色中，来自《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报》以及其他报社的记者陆续到达，喧嚷嚷嚷地吵着要求警察提供更多细节。他们把现场气氛搞得歇斯底里，让现场笼罩在一片惊慌不安的迷惑之中。通常羞于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林德伯格邀请记者进入他家的车库，车库比较宽阔，能容纳三辆车；而他的管家奥利弗·怀特利则在给车库里的人送咖啡。到达现场的记者已经有二十多个。因为在黑暗的夜色中没什么可看的，而且为了能在早晨的发稿时间之前赶出稿子，大多数记者很快就离开了。留在现场的记者则在焦急地等待着公路检查站传来消息。

到天亮以前，全国都知道了这起绑架案，成百上千好奇的人朝这个庄园赶来。狭窄的地方公路很快就塞满了汽车，好奇的拜访者开始弃车步行而来，蹒跚着穿过树林，从各个方向进入庄园，与此同时还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长长的泥巴脚印和满地的垃圾。

此时林德伯格庄园里的警察和其他的调查人员已经有大约三十名，而斯科瓦兹科夫认为还需要更多的人力，所以很多警察被派去联系新泽西州境内的侦探，争取获得他们的帮助。州警察威廉·霍恩在上午11点左右离开林德伯格庄园，前往霍利山镇寻求伯灵顿县探长的帮助。

到了那天黄昏，林德伯格庄园的这片区域已经完全处于警方的控制之下，警方还在车库内设立了一个指挥部。第二天早上，特别电话线路已经沿着霍普韦尔—普林斯顿路铺设好了。警察询问了当地的一些人，林德伯格还拜访了当地一个名叫奥斯卡·布什的足迹追踪者，请求他查看一下窗户下面的痕迹。布什得出的结论是脚印是两个人留下的，而且两个人的鞋子上蒙了东西。他还在连接私家车道的泥土路面上发现了两辆车的轮胎痕迹。

为了让所有在这里办事的人都有地方可以住，警察在一楼客厅的大部分地面上铺了垫子。庄园里则不停地为这些人准备和提供食物。州警察和各式各样涌进涌出的记者共享着指挥部——车库，而书房则被用作会议室。

除了必要的调查人员、20部电话的接线员和安全保障人员之外，还有几名警察负责查看所有寄来的信件。接下来的几天内，来自祝福者、业余侦探、巫师，或

者纯粹就是白痴的成百上千封来信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全国各地的人都写信来转述他们曾经做过的有预兆的梦、他们的个人看法、占星的结果，甚至还有降神会。《纽约时报》估计全国有超过10万人参与到这场搜寻活动中。匹兹堡公共安全理事宣称，为了寻找被绑架的小孩，他会把全部人员派去拜访匹兹堡所有的家庭，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孩子可能会在匹兹堡。重要的是要做点儿什么，而且最好要让公众知道。

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案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最风行的说法就是绑架者是有组织的犯罪人员。人们称为“攫取勒索”的那种行为在职业罪犯中更加流行起来。有人说底特律的“紫色帮”与绑架案有关，也有人说是纽约市的犯罪头子阿诺德·罗特施坦干的，还有人说是“图伊帮”干的。甚至还有谣言说是阿尔·卡彭自己组织了这起绑架案，并打算以此作为他从监狱出来的筹码。阿尔·卡彭因逃税刚被送进监狱。

林德伯格自己也相信这是有组织的犯罪，所以希望警方调查的重心能往这个方向倾斜。尽管很不情愿，斯科瓦茨科夫还是很勉强地朝这个方面着手调查。“攫取勒索”是专门针对有钱人的，从来不对孩子下手，肯定也不会对美国偶像的孩子下手。斯科瓦茨科夫推理说，勒索信上那蹩脚和不连贯的英语、只要区区5万美元的赎金以及现场留下来的梯子，这些都表明绑架者并没有什么经验，所以这起绑架案并不会涉及到有组织的犯罪。然而林德伯格继续影响着警方的调查，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受害者家长，更是一个万民敬仰的公众人物。

就在5年前，查尔斯·林德伯格，这只孤独的鹰，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独自驾机飞越大西洋的人。从在巴黎圣·路易斯之神广场降落的那一刻起，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就成为全美国最著名、最受人敬仰的人。勇敢、帅气、谦逊，林德伯格就是一个完美的美国英雄。“幸运的林迪”在人们的故事中被赞赏，在人们的歌曲中被传唱。

虽然如此有名，如此受欢迎，林德伯格却很重视自己的隐私。靠近霍普韦尔的庄园刚刚竣工，他和妻子安妮·莫洛·林德伯格就从安妮父母靠近纽约市明日山的家中搬出来，住进了自己的家里。霍普韦尔庄园还没有全部完工，所以林德伯格家的人只有周末才住在这里。奇怪的是，绑架者掌握的时间竟然异乎寻常地准确。

调查人员继续动员并扩大了调查范围。3月5日，绑架案发生后的第四天，新泽西州的州长——A. 哈里·摩尔在特伦顿市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呼吁“全国所有市、联邦和私人警务人员”一起合作处理这个案子。一个警察专员，很不幸地用错了词语，说本次大会将会创建“一个前所未有的最顺利最伟大的犯罪打击机器”。J. 埃德加·胡佛出席了大会，他代表的是联邦政府、全国警察专员、地方执法人员，甚至还代表了伯恩斯私家侦探机构和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所有人都被

告知，参加会议的总共有 52 个警察机构的代表，甚至还包括遥远的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

正当警察们相聚在特伦顿市的时候，第二封勒索信又送到了林德伯格庄园。这封信是用相同的笔迹书写的，而且用的也是德语式的断断续续的英语，就连词语的拼写都一模一样。在这封信中，绑架者抱怨林德伯格把这件事情弄得路人皆知，并把赎金提高到了 7 万美元。让人感到不祥的是，绑架者在信上说要把孩子留在手里更长的时间。这封信没有告诉林德伯格要如何交钱，也没有提及要林德伯格接下来怎么做。

围绕调查的喧哗和疑惑还在继续，一个名叫米奇·罗斯纳的走私贩加骗子，说服林德伯格的律师亨利·布雷肯里奇，让他和他的两个同伙做林德伯格与绑架者之间的中间人。两个名叫塞尔瓦托·斯皮太尔和欧文·比茨的暴徒同伙，很快就来到林德伯格庄园里吃白食。除了满嘴大话之外，他们对调查这起绑架案没有提供丝毫的帮助。罗斯纳的第一个行为就是到处散播勒索信的复印件，而这封信是斯科瓦兹科夫希望保密的。为了增加林德伯格庄园的离奇氛围，一个私人飞行员每天都在林德伯格庄园上空飞行，带人们欣赏林德伯格庄园的风光。

伴随着公众的喧嚣、错误的指引、歇斯底里的争辩、各种马后炮的言行、各种干涉，以及公众的严密监督，斯科瓦兹科夫和新泽西州的警察们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调查工作。林德伯格绑架案成为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全世界的人都入迷地关注着这个案子的每个进展，讨论和批评州警察的每次行动。就像时下最流行的埃勒里·奎因、达希尔·哈米特、阿加莎·克里斯蒂和 S.S. 范·达因所创作的小说一样，所有人突然间都成了业余侦探。各种理论、争辩、谣言和率直的闲聊就像狂暴的蜜蜂一样围绕着这个案子嗡嗡地叫。但是在所有这些人中，没有哪个人比南部几英里外的伯灵顿县的那个人更有决心、更有兴趣找到绑匪。

和林德伯格庄园的狂热、疑惑、充满挫折感的氛围不同，霍利山镇古老的贵格会城，也就是伯灵顿县的县城，看起来很安静，也很轻松。在三月料峭而轻快的春风中，古老的殖民时期的法院宁静地坐落在高极大街上，掩隐在光秃秃的树丛和毫无生气的花坛之中。行人蜷缩在厚厚的衣服里，抵挡街上三三两两的汽车带起的寒风。红砖墙砌成的麋鹿俱乐部就在法院的旁边，二楼酒吧里的人在看报纸，玩扑克，谈论林德伯格家被绑架的孩子。一个街区之外的市中心，高极大街和朗科喀什大街上的大小商店里，人们都在摇着头，兴奋地谈论这起绑架案。对于这个案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在激情地争论，然而很少有人能关注事情的真相。简而言之，霍利山镇和美国大多数的城镇一样……当然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

法院二楼的小办公室里，伯灵顿县探长埃利斯·霍华德·帕克静静地坐在凌

乱的办公桌后面，慢腾腾地抽着他的烟，时不时地从一个雷利牌烟草罐中拿出烟丝来装填进烟斗中。他的身体向后仰，重心完全落在椅子的两条后腿上，而他的背几乎靠上了后面的暖气片和墙壁。白色的烟雾翻滚着，慢慢地弥漫在整个房间里。他身材不高，健壮结实，秃头顶，还有一丛白色的小胡子。没有人会说帕克



穿着正装的埃利斯·帕克（1910年）。

（本照片获威廉·富勒顿许可可使用）

是一个“衣冠楚楚”的人。他穿着黑色的裤子，一件与衣服不搭配的马甲，一件开领的白色衬衫，这件衬衫看起来好像是在摔跤比赛的时候被人撕破了一样。埃利斯·帕克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侦探，而更像当地五金店的老板。帕克的外表非常具有欺骗性，所以很多罪犯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有一颗精于算计的大脑，而且平易近人，这可以让嫌疑犯放松警惕，从而更好地诱使他们认罪。

他的秘书，安娜·巴丁（结婚前叫安娜·尤斯）知道，当帕克盯着墙上那个斑点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打搅他。探长思考的时候，即便是侦探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

《特伦顿晚报》平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如同这个国家的其他报纸一样，第一版也充斥着关于林德伯格绑架案的文章。那天的报纸当然还有其他新闻——关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欧洲的威胁以及日本在中国的猖獗行为。关于美国的新闻就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依然牢牢钳制着美国，很多失去工作的人还在街角卖苹果。让人不快的禁酒运动已经进行12年了，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刚刚宣布将要参加秋季的总统选举。禁酒运动和经济大萧条引起的有组织犯罪愈加猖獗，达基·舒尔兹和阿尔·卡彭这样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即便有这么多让人骚动的事件，林德伯格绑架案依然让所有人着迷，其中也包括埃利斯·帕克。

绑架案发生在默瑟县，就在伯灵顿县的隔壁，但却处于帕克官方司法权的管理范围之外。绑架案的发生已经五天了。就在绑架案发生的第二天，州警察威廉·霍恩就来请求帕克提供帮助，但他们希望他能在州警察局和诺曼·斯科瓦茨科夫上校的领导下做一些常规工作。帕克让霍恩两手空空地离开了。

帕克觉得这个要求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他不习惯被人当做普通的侦探，因为很多人认为埃利斯·帕克是全美国，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侦探。报纸称呼他为“拥有世界知名度的县级侦探”和“美国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他和手下

的侦探每年都要破获成百上千个案子，几乎每个案子都能抓住罪犯，让他们认罪伏法。办公室的四周摆满了陈旧的档案柜，里面装满了他曾经破获的上千个案子的档案。让他去和那群人一起工作就好像让一匹赛马去拉犁一样。绝不能这样，如果埃利斯·帕克要参与寻找林德伯格绑架案的绑架者的话，绝不能是一个地位卑下的助手，他必须得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

帕克的废纸篓里是揉皱的报纸，上面有摩尔州长昨天在特伦顿市警察局会议上作的报告。州长早些时候已经向全国的警务人员发出了公开的邀请，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个会议，并交换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不少警察和私人侦探响应了这个号召，但帕克没有。他不想成为众多调查人员中的一个普通人。他有自己的调查方式，能找到结果的调查方式。

因为帕克的知名度，帕克在新闻界的一些熟人让他评论这个案子，但是帕克选择了保持沉默。然而到了3月5日，帕克觉得是时间该作一个声明了。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被放置在和州长的报告同样的版页中，帕克告诉新闻界说警察在保护孩子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作为，事情应该以另外的方式处理。

如果我是林德伯格上校，我会立刻把调查这件案子的警察全部请走，会直接和绑架者处理这件事情。这个案子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让孩子活着回来，让孩子回到父母的怀抱……这只是一个商业交易。绑架者正降低姿态等待着被豁免，我相信他们会尽可能久地延迟对孩子的伤害。

他继续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孩子安全地回来，而不是抓住绑架者。如果绑架者愿意归还孩子，那他个人会竭尽所能全力保证绑架者受到公平而仁慈的对待。帕克推理说，绑架者们捅了马蜂窝，或许会退一步想，或许会欢迎能体面撒手的机会。

后来，帕克说在发表这份声明之前，他就担心自己会冒着被调查的风险，因为他的声明在帮助绑架者逃脱正义的惩罚。经过痛苦思索之后，他最终认定孩子的生命价值远远大过对绑架者的惩罚，所以才发表了这份声明。

这份声明激怒了官方调查人员，他们认为这是帕克自己试图介入这起绑架案的调查，而且他许下的诺言是他自己无法兑现的。但是，安妮·林德伯格父亲在墨西哥的专员——A.J. 麦克纳博 Jr. 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决心要让查尔斯·林德伯格也关注一下这篇文章。3月9日，麦克纳博给帕克写了一封便笺，告诉帕克说他和林德伯格会过面了，还说林德伯格同意帕克的公开声明。即便如此，州警察局的调查人员依然停留在霍普韦尔。

帕克把椅子往后推了推，然后慢慢地在烟雾缭绕中站了起来。他看着窗外法

院后面的公园，开始说话了，半是对安娜·巴丁，半是对自己说。

“太多时间了，”他喃喃地说，“浪费了他妈的太多时间了。每过一个小时，那些痕迹就会更模糊，而且现在斯科瓦茨科夫上校和他的那帮人把现场已经搞成了一团糟。在有人用锐利的眼睛查看现场之前，他们就让警察、记者、家人，以及猎奇者蜂拥而入。他们本来可以发现绑架者的足迹，或许还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到达以及得手之后是如何离开的。他们本来可以把这些蛛丝马迹和犯罪嫌疑人联系起来的，但这必须是在‘大队人马’涌入之前完成的事情。他们找到了那该死的梯子，真走运。”

烟斗熄灭了，帕克在窗台上划燃一根火柴，重新点燃了烟。帕克开始继续吸烟，新的烟雾很快又升起来了。

“每过一个小时，抓捕罪犯的压力就越大。他们最后很有可能随便抓一个与此事毫无瓜葛的倒霉蛋当替罪羊。当他们1921年创立新泽西州警察局的时候我就一直反对，我觉得新泽西州警察局完全没有必要。我曾经说过这只会扰乱法律的实施，现在他们处理这个案子的方式完全证明了我的看法。”



安娜·尤斯，埃利斯·帕克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本照片获赫尔曼·M.巴丁许可使用)

安娜同情地点头，她知道埃利斯·帕克一直都不看好其他侦探，特别是新泽西州警察局和他们的警长H.诺曼·斯科瓦茨科夫。帕克每次破获让州警察局难堪的案子之后总会拿这些事情寻开心。

帕克从窗户旁转过身来对着安娜，叹了一口气。

“我做探长已经快40年了，”他说，“在大多数州警察出生之前我就已经破获了很多疑难案件。现在他们居然当我不存在。去他妈的，我从没要求过要做这份工作。在谷仓舞会上拉小提琴倒让我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

回忆起那些往事，探长笑了笑。

“哦，那确实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温和地说，“真是太久了。”

帕克沉默了一会儿，陷入了沉思。然后他突然改变了话题。

“我要去吃午餐。大概半个小时后我才会回来。”

“要去麋鹿俱乐部吗？”

安娜猜得很准。帕克常在麋鹿俱乐部里度过很多时间，尽管他也常去一个街

区之外的市区吃午饭。在麋鹿俱乐部里他总可以打听到与他所调查的案件相关的评论或者别人无意间透露的信息。埃利斯·帕克相信没有什么信息是无用的，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所有的信息都能串联起来。

嘴里还叼着烟斗，他从墙角的衣架上取下外套。

 霍利山镇麋鹿俱乐部，帕克在此度过了大量的闲暇时光，而且默里·布利菲尔德和帕克都是在这里被捕的。



“哦，我可能要去麋鹿俱乐部看看，但是我想我会去街上溜达溜达，看看有什么事情。我会在街上的某个地方吃饭，也许会在饭店里吃。”他抓起衣架顶上的帽子，朝楼梯走去。古旧的楼梯发出嘎嘎的响声。

多年以来，他都是穿过法院后面的草坪，前往几步之外的麋鹿俱乐部。到了那里，他会继续沿着高极大街进入霍利山镇市区，他会沿途与散步的人或者商店里的人打招呼。这里的每个人都认识探长，每个人都很尊敬他。帕克喜欢人们叫他埃利斯，或者孩子，尽管他自己的孩子管他叫“爸爸”。埃利斯·帕克很喜欢沐浴在别人对他崇拜的注视之中。当帕克努力思索那些棘手的案子时，他通常会忘记刮胡子；所以霍利山镇的当地人都说，只要观察帕克的胡须就知道他是否正在办理棘手的案子。

林德伯格绑架案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但是官方的调查却没有任何进展。绑架案发生之后设立的公路检查站并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看起来也没有人看到或者听说什么有用的信息。被偷盗汽车的车牌号码已经公布了，但是没有任何结果。长得和受害者相似的宝宝被报告出现在水牛城、华盛顿、切斯特港、费城、纳舒厄、新罕布什尔州以及其他十多个州的车里。邻居报告说在一些预想不到的地方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而且伪造的勒索信还在继续被送到霍普韦尔。

警察询问了林德伯格庄园的所有人员，但是一无所获。绑架者很熟悉孩子的房间和林德伯格家人的习惯，这看起来好像是内贼干的，或者至少和这个庄园有一定的关系。但警察很快就发现在林德伯格家人没有在场的情况下，林德伯格的管家奥利弗·怀特利曾经带着很多人参观过这个庄园。事实上，房子还在建造的时候，很多当地人就来看过这栋房子。女佣维奥兰特·夏普在被警方询问的时候表现得异常紧张，说话吞吞吐吐的，很让人怀疑，然而最后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在严密的调查之后，并没有找到任何嫌疑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也没有找到被绑架的孩子。

绑架案发生几天后，约翰·康登，一所不出名的学校的校长，也是体育老师，在布朗克斯一家当地的报纸上打广告说，要给那些归还孩子的人1000美元的奖励，而且愿意提供做中间人的服务。康登与林德伯格家族或者警察局没有任何关系，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会注意到他的广告，当然也不会认真考虑他的提议。（因为《布朗克斯国内新闻报》的发行量只有可怜的15万份）然而，康登第二天就收到了绑架者的一封信，同意接受他做中间人。因为这封信的签名方式和勒索信一样独特，所以林德伯格家的人只好接受康登作为中间人。为了他们在报纸上通过广告进行的交流不被人注意，康登的名字变成了“贾弗瑟”，就是他自己名字首字母的缩写：J.F.C.。

林德伯格绑架案的调查没有任何结果，而美国最伟大的侦探，正在几英里外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机会。

帕克午饭后回到办公室，他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听起来紧张、凶恶、粗糙刺耳，感觉他是为了要掩盖自己真实的声音。但是帕克可以判断出来，打电话的是个男人，很可能是中年男人，没有口音。

“你在报纸上说的话是认真的吗？”那个声音问。

“对，我是认真的，”帕克回答，“如果我有这么多钱的话，我就自己付了。”

“好，如果你不告诉别人的话，你会在这个案子中得到好处，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电话被挂断了。

帕克记录了电话的时间和内容，然后开始着手办理其他案子。

但是，他的思绪很快又回到林德伯格绑架案上来了。万一打电话的那个人就是绑架者本人呢？有可能让他把孩子安全地送回来吗？帕克暗骂自己刚才怎么没想到。要是他能得到官方许可调查这个案子，这将会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案子，超过了那个尸体腌渍案，那个有175个嫌疑人的案子，那个“老实的约翰·布鲁恩”案件，甚至还超过了那个12岁大的马蒂尔达·鲁索谋杀案。破获林德伯格绑架案将会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将会是他40年侦探生涯桂冠上的一颗宝石。透过窗户他能看到那个陈旧的监狱，监狱的牢房里关押着帕克多年来抓捕的罪犯。还有